

海上记忆

# 从虬江路到万竹街，一个家族的往事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一个晚上，在万竹街 46 弄一间老式石库门的亭子间里，全家惴惴不安地围在晚饭桌边等待着。父亲迟迟没有回家。

父亲在位于淮海中路近常熟路口的福和烟草公司分店做店员。每天从位于南市老城厢的万竹街的家出发，往返皆步行。其实他可以坐一辆无轨电车，单程票只要 6 分钱。但父亲舍不得。

孩子们都希望父亲能早点回家，但也都隐隐理解父亲不能早归的理由。这一晚，父亲终于到家，一进门，他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今天实在走不动了，乘坐了三分钱的 车。”原来这天父亲病了，但还舍不得回程全部坐车，而是硬多走几站路，算到剩余路程只需三分钱时，这才上车。那天，父亲没有吃晚饭，进屋就睡。

这一幕，给当时不满 10 岁的孙重亮留下印象太深。三分钱，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孩子的心头。家长用自己的身躯扛起了生活重担，好让孩子们奔向更广阔的未来。这户万竹街里坚韧的宁波人家，有理由让邻里相信，他们会撑过眼前的困难，拥有更好的明天。

## 初涉上海的原点

一户不起眼的家庭，也可以是整个上海近现代史的缩影。

二十世纪初，坊间已有“无宁不成市”的俗语。极富商业头脑的宁波人，从上海各路移民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商界声名日隆。宁波人不仅精于生意，且非常注重伦理乡情，往往一个宁波移民在上海立足，会将原籍整个家族的人都带到上海来。一位来自宁波镇海的孙姓小伙子正是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上海大马路（南京东路）165 号福和烟草公司当学徒。当时，他不过十四五岁。他就是孙重亮的祖父。

祖父入职福和烟草公司不久，正遇政府对鸦片的禁令，这为烟草业带来大好发展前景。祖父聪敏好学，在所有的店员里升为“大师兄”，有了自己的积蓄，祖父从老家娶来妻子，不久这个新上海人之家陆续添了六张小嘴。

为了让子女生活无虞，祖父急于赚快钱。他将所有积蓄用来购买当时热销的“橡皮股票”（1910 年，由于全球橡胶价格的下跌，上海橡胶股票的股价随之暴跌，持股者倾家荡产不计其数，一批知名钱庄接连倒闭，至 1911 年初，上海 100 家上市钱庄仅剩 51 家），最后却血本无归。失意的祖父离开福和，跳槽去工资高但风险也较大的大丰洋行，在跑海参崴的船上担任事务主任。恰逢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大批俄国贵族逃亡上海，船票千金难求，也让跑这条线路的海员收入激增。熬过经济危机的祖父，在虬江路买了一栋过街楼石库门房子，又让自己在镇海的家人买了宅院添了田地，并为家乡捐修道路，设置煤油路灯，还给上海家里每个孩子请了奶妈。

不敢再触碰股票的祖父，开始与一位新结识的福建林姓商人商量开公司。祖父决定拿出所有积蓄，并把做船员的保证金都从洋行借出，一并交给林。谁知对方卷款潜逃，再无踪迹。时局混乱中，租界、华界的巡捕都没

孙重亮记得，1997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纪念日当天，全家人到处都找不到父亲——当时父亲已经 78 岁高龄，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傍晚他才回家，告诉大家，他一个人去了虬江路老家旧址凭吊，想念去世的祖父和被拆除的家园。



孙重亮，1948 年出生于上海。上海文史馆馆员。原上海京剧院院长、国家一级导演。



▲万竹街位置图



万竹街  
席子摄于 2010 年和 2011 年

有找到骗子下落。祖父只能孤身四处寻找。恰逢 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军阀作战。祖父陷于激战的枪林弹雨中，爬过死人堆才回到虬江路家里。这时，孙重亮的父亲才 8 岁。大家开门相视，抱头大哭。1932 年，日军兵临城下，祖父苦苦努力换来的虬江路石库门房子，由于地处战区，在大火中被焚毁殆尽。

目睹昔日“大师兄”遭遇，充满人情味的福和烟草公司将孙重亮的父亲带入福和当练习生。祖父在上海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恍若全部作废，父亲来到祖父工作的柜台前，一个家族又回到初涉上海的原点。

1940 年，祖父在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筹建的四明医院（今曙光医院）郁郁过世。余下家人在同乡的介绍下转到老城厢万竹街，租住两间亭子间。一栋楼内，数户人家合住，大家全部是宁波人，甚至还有三家来自同一村。对孙重亮父亲而言，往昔舒适生活一去不复返，唯有乡音的围绕，安慰着这劫后余生的一家。

## 得名于露香园

万竹街，得名于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露香园。《南市区志》的“老城厢”篇目显示：著名的露香园，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尚宝司丞顾名世在其兄顾名儒的万竹山房侧（今露香园路、大境路一带）购地数十亩造园，掘池时得石一方，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题“露香池”，遂以命园。露香园以园内美景、女眷顾绣闻名。还产出水蜜桃、顾振海蜃及银丝芥菜。

明末，顾氏衰落，露香园“台榭渐倾，园林

亦废”。其时崇明水师驻园内，削山填池，园址一部分辟为演武场，因占地 9 亩，俗称“九亩地”；原青莲座改建为青莲禅院。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富绅徐紫珊在演武场东隅“鸠工庀材”建义仓，并捐资在义仓西南“浚池为巨壑，植菡萏其中”（张春华《沪上岁时衢歌》），重建秋水亭、万竹山房等景点。道光二十年义仓改为火药局，储火药 4.5 万余斛。两年后火药爆炸，附近建筑夷为平地。此后，废址陆续建造民宅。但露香园路、青莲街、万竹街等地名保留至今。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万竹街，已经不复盛年时的光彩。狭窄的小路，破旧的街区，拥挤的石库门，都显示着家道中落后的颓势。但父亲对眼前生活已经无比珍惜。

由于祖父的缘故，孙重亮的父亲一生极为小心谨慎。

别的店员领到新水后，外出下馆子或者添新衣，唯有父亲将每个铜板都节省下来补贴家用。一次父亲生日，难得为自己多买了一个皮蛋庆祝，事后竟因此自责良久。

## 离开老城厢

在万竹街安顿下来后，父亲和母亲不仅要照顾自己膝下 6 个子女，还要照顾祖母和姑妈一家。家里最多时有 11 张嘴等着开饭。晚上入睡时，男孩全部打地铺。大人就把长条木板搁在凳子上作为床。

父亲不仅每日通过步行节省车钱，还将店里扔掉的包装纸带回家生炉子或作他用。孙重亮小时候用的小书架，就是父亲用废旧材料拼装而成的。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去北京开会，

他只吃旅社提供的小米粥，将“火烧”等干点心全部带回上海给孩子们吃，自己一碰不碰，就在这样的呵护下，那么多孩子从未有一天挨饿。

孙重亮的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里弄第一代居委会干部。居委会负责失业登记、治安保卫、妓女改造、福利救济等等。能干母亲在把自己一大家人照料妥当之余，也成为社区里众人信服的大姐。1958 年，万竹、露三、大境等 6 个居委会合并为怀真居委会，母亲被选为主任，高度自律、好学、节俭的父母，以身作则，为子女树立了不可磨灭的榜样。

孙重亮等几个孩子都在万竹小学（成立于 1911 年，今上海市实验小学）读书。一次，孙重亮的哥哥参加学校的话剧演出，孙重亮在边上看着哥哥排练几次，把形体和台词都学了九成。不久区里要挑选哥哥参加汇报演出，因为此时哥哥已经升入初中，所以老师就建议让孙重亮来演。如此“一战成名”。到了孙重亮读小学四年级时，正逢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招生，老师将孙重亮推荐上去。从校校毕业后，1969 年，孙重亮报名入伍，在 1982 年回沪进入上海电视台工作之前，他长期在广州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

万竹街在城市更新中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曾经见证过父亲辛勤克俭身影的石库门和见证过孙重亮兄弟姐妹们玩耍的小街都已消失不见，但过往的情结一直在孙重亮的心里。

孙重亮记得，1997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纪念日当天，全家人到处都找不到父亲。

当时全家已经搬离万竹街。父亲已经 78 岁高龄，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傍晚他才回家，告诉大家，他一个人去了虬江路老家旧址凭吊，想念去世的祖父和被拆除的家园。

### “我是清白的！”

刘高华 1956 年刑满释放后回村劳动。几年后，村里农民吃大锅饭，他被安排做饭，当了一名伙夫。村民吃不饱，村干部却浑水摸鱼，账目不清，少报多拿。他不忍心眼看着粮食一天天不明不白地少下去，群众却在受饥挨饿，便提醒村里干部多想想群众利益，不要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结果不久便被打成“四类分子”，被警告“老实改造”。

王泉媛先后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副主任及生产小队队长等职，1958 年在村里山后烧炭，她一个人看守 7 孔窑，一早一晚还指挥男女村民们出操练兵。那几年，她前后 6 次上芦源水库参加劳动，从早挑到晚，一天能挑 140 担。她挑着一面两个篓子相衔的“双担花”，来来往往，赛过男人。工地大喇叭里每天播的广播稿里都有表扬她的稿子。不知有多少次，她的精神和干劲感动了工地负责人，他们派专人抢下她的担子挑走，强迫她休息。她喝点水便唱起山歌鼓励正在劳动的大军……修筑通往井冈山的大路，正月初三她就扛着铁锹，挑着土箕上路了……

修缝岭水库，从库底岩上挑泥要上 100 级台阶，女工定额每天 40 担，男工定额每天 45 担。王泉媛每天都挑 45 担以上，从工地回到家，她便下腹胀痛，腰酸腿软，浑身无力。

在吉安人民医院住院 40 天后，她的病情得到缓解，腿上有劲了，腰板也直了。这天，她正在家里收拾土箕，为不久的春播做准备，忽然看见刘高华走进栅栏小门。刘高华阴着脸道：“他们把我从安福叫回来的。”王泉媛心里“咯噔”一声，又出什么事了吗？刘高华把肩上的扁担和土箕放地上，先去厨房喝了一阵冷水，见王泉媛愣在小院里不知所措，一脸的恐惧，就抹着嘴出来说：“他们——县里的干部叫回来的！”“为什么？你又犯什么错了吗？”“没有。”“没有？为什么把你单独叫回来？”刘高华想把一个最新的好消息轻松愉快地告诉王泉媛，可话到嘴边，他竟失声哭起来。

王泉媛害怕再有什么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都老了，再也经不起大风大浪了。见丈夫哭得像个孩子，她忍住悲痛，扶住丈夫说：“回来就回来吧，反革命都当了一回，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



## 西路军女红军团长 王泉媛

王霞 著

担和土箕放地上，先去厨房喝了一阵冷水，见王泉媛愣在小院里不知所措，一脸的恐惧，就抹着嘴出来说：“他们——县里的干部叫回来的！”“为什么？你又犯什么错了吗？”“没有。”“没有？为什么把你单独叫回来？”刘高华想把一个最新的好消息轻松愉快地告诉王泉媛，可话到嘴边，他竟失声哭起来。

王泉媛害怕再有什么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都老了，再也经不起大风大浪了。见丈夫哭得像个孩子，她忍住悲痛，扶住丈夫说：“回来就回来吧，反革命都当了一回，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刘高华颤抖着嘴唇，拉着王泉媛进了屋。老夫妻俩在桌前坐稳后，刘高华说：“泉媛，你先别伤心，我要告诉你是一个好消息：我被单独叫回来，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而是，他们搞清楚了，我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挑红军战士的头示威，更没领国民党一箱子弹。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

刘高华一连说了几个“清白”，王泉媛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她抹干净脸上的泪，起身说：“高华，你在家歇着，我去称半斤肉，打斤酒，给你炒几个菜，咱们庆贺一下！”

空场地上，路过牛吼河桥时，红卫兵队伍停下来，一个人手举大喇叭的小将头目一手举喇叭，一手指着王泉媛大声吼道：“历史反革命，可耻的叛徒王泉媛今天被我们揪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王泉媛在心里说：“驴唇不对马嘴！”

1967 年初，已是 54 岁的她服从公社党委的安排，出任禾市公社敬老院院长。她分文不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干就是 14 年。这些年里，她精心照顾孤寡老人、军烈属，使他们精神愉快地安度晚年。她先后收养、抚养过 6 个孩子，他们都健康地活了下来。

王泉媛接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时，院里有 15 名孤寡老人，其中三位是烈属。另外除了两排破旧的房子，就只有 400 元钱和几百斤稻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她起早贪黑在敬老院南面开垦荒地，到了春种时节，她竟开垦出水田和旱地八亩多。有了这几亩地，她领着手脚灵便的老人和一个伙夫种起稻谷和蔬菜。收割、打谷时，她和伙夫两个忙活几天，晒干一称，一季就收获 1300 多斤；蔬菜吃不了，她拿到街上卖，换回钱为老人们添置衣物。

王泉媛进院后，了解到老人们对于打饭打菜意见很大，一调查，原来过去的方法是先给院长打，伙夫吃两份，轮到最后的老人可能没菜吃。王泉媛在吃饭前亲自掌勺把菜盛在 17 个盆里，然后让老人们端，年龄大的排前面，年轻些的排后面，最后是伙夫，最后一份是她的。老人们看院长、伙夫吃的和他们一样，心里也就不再自卑自贱了。

1981 年，也是老人的她离开敬老院。老人们流着泪，拉着她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她拐上回村的山路……

（四十四）

连 载

中老年人体型特殊，一般裤子容易勒腰勒肚子，不透气的，捂着慌，还不好打理……

## 九超丝柔老人裤 清凉上市,198元2条!



雅鹿九超丝柔老人裤子裆高，一直能提到肚脐眼上面，不会掉档。而且松紧腰有弹性，不勒腰，很好穿。一穿上就感觉凉凉的，也不会吸在身上。

**档口加深，加宽，深蹲不勒腰，不绑腿，雅鹿出品，品质保障！**

以前买裤子，裤筒都很小，裤裆太浅，尤其是蹲下后崩得紧紧的，而且容易坏。雅鹿九超丝柔老人裤专为中老年人体型腰型设计，档口加宽，加深。采用四面弹布料，很舒服。本次厂家直供平价推广，赶快来电**021-80261688** 订购体验吧！

- 1、超宽松：专门针对老年人腰围、体型设计，宽大贴身，不勒腰；
- 2、超透气：特殊四面弹材质，穿上不捂腿，走路自带“小风扇”；
- 3、超安全：夜间反光贴条，夜间走路更安全，口袋深，放东西不易掉；
- 4、超时尚：运动+休闲设计风格，卡其色+深蓝色两款畅销色，亮眼；
- 5、超速干：独特丝柔布料，清洗后干得快；
- 6、超舒适：晚上睡觉当睡裤，白天当休闲装，一裤两穿，舒服；
- 7、超耐穿：不起球，没静电，一条裤子随便管几年；
- 8、超省心：不易起皱，水洗之后只需用熨斗轻轻烫，如新一般；
- 9、超实惠：一条百元左右，一次买 2 条只要 198 元！

上海晚宝良品商贸有限公司 广告

**订购热线：021-8026168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试穿不满意随时退换货)